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5 1941

王師林卷三十一譜

龍潭精舍叢刻之八

王師加茂生琴譜

周德宣署眉

王師竹先生遺像



後學吳啓燾謹繪

王明  
葉成

冲淵其度肅穆其神千仞  
嶽方寸惺々百世之下挹流  
風而瞻遺像猶覺筆墨  
拂々之有餘馨

鄉後學陳善同拜題蔣藩敬書

叙

吾申人文之盛明代稱最自何先生大復倡復  
孟望之戴邃谷馬君卿樊少南因之而起相與馳驟中原  
主盟壇坫一時聞風嚮慕者莫不以信易爲先導而王先  
生師竹最晚出弇州百穀大泌諸子皆相引重其文學聲  
譽幾與大復掎然明史儒林不入大復而文苑並遺師竹  
疏矣海涵生兩先生之鄉旣已編訂大復年譜於開雕師  
竹集後復檢羣籍爲作此譜非曰表章前賢爲雅尙也竊  
以近世學說汨沒人心欲正學子趨向當卽耳目所切近  
者以詔示之陸可教作師竹行狀述呂忠簡訓諸吉士之

言曰汝南生忠孝人事事可法不獨文藝絕人嗚呼以當時諸吉士可法之人豈鄉里後生小子轉不當取法乎此海涵譜師竹意也惟是識淺學疏不無奪誤倘博雅君子爲之拾補糾正不惟海涵所甚願當亦師竹所默許也癸亥夏正九月信陽劉海涵自叙於書局之童硯齋

王師竹先生年譜

邑後學劉海涵編訂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先生姓王氏名祖嫡字胤昌號師竹先世山東德州人永樂時高祖悅以靖難功授大寧中衛千戶宣德六年調信陽衛曾祖端以平荆襄寇署指揮僉事祖瑀贈廣威將軍娶西平耿氏父詔字朝宣號竹里母氏袁同邑光祿寺丞舉人鎔女生先生暨弟祖裔二人姊一人祖裔貢生姊適本衛指揮方仰橋大勳

辛卯明世宗嘉靖十年

五月十日生陸可教撰先生行狀云先生生於衛署

年譜  
左右彷彿聞異香 按王氏宗譜稱先生生於十月十八日今以先生本集初度日老母寄扇感賦詩證之自是宗譜有誤是年先生父竹里公以陳上之獄繫請室事詳竹里談錄

壬辰嘉靖十一年

時年二歲

癸巳嘉靖十二年

時年三歲按先生袁太恭人行狀先生三歲病痘卧母太恭人腹他人近輒啼太恭人仰卧七晝夜不轉側炒杭米和茶日進少許慮起入厠也

甲午嘉靖十三年

時年四歲先生生而警絕不類常兒父竹里公以誣坐糧千二百石歲歉家貧無所出久繫獄先生日往省視一日值獄門已鎖獄吏欲於門孔中通飲食處入先生先生大詈而啼州守唐公聞之自至獄前啟鑰以入且撫先生背曰兒毋啼翁行將出矣按唐公名瑤字有懷武進人荆川父也

乙未嘉靖十四年

時年五歲先生父竹里公以糧完出獄復值恩宥還職州守唐公具衣冠親送至第

丙申嘉靖十五年

時年六歲先生父竹里公備禦上谷先生侍焉按先生壽焦母序稱先君備禦上谷時岷山尊公實同事予兄弟甫知句讀即與岷山兄弟共几硯太宜人亦時時與老母話紡織叙親戚故舊之好予爲兒時知太宜人懿行甚悉據此故知先生從侍上谷也

丁酉嘉靖十六年

時年七歲

戊戌嘉靖十八年

時年八歲從馬南村受學按南村名奇邑貢生隆慶

時海州訓導先生祭南村文某幼顓蒙授經門下所以督責淬厲者甚至云云

己亥嘉靖十八年

時年九歲

庚子嘉靖十九年

時年十歲

辛丑嘉靖二十年

時年十一歲先生性聰穎日誦數千言父師課以對句咸脫口破的嘗從父竹里公游震雷山試令賦詩有絲管隨春棹鶯花入古山句竹里公大喜與客續



成之

壬寅嘉靖二十一年

時年十二歲

癸卯嘉靖二十二年

時年十三歲從岳咸唐學爲文按先生上史府尊書稱不佞十二三時卓然以聖賢爲必可至屏棄訓詁務求實地恨立志弗堅奪於舉業咸唐名東升甲午舉人

甲辰嘉靖二十三年

時年十四歲按竹里談錄是年竹里公仍視衛篆值

兵憲胡公仲謨擢大叅先生代父竹里作祖帳文胡公大稱賞衛所諸君各釀金一兩求文又先生本集有十四歲詠簷前鐵馬詩

乙巳嘉靖二十四年

時年十五歲先生父竹里公性愛竹城西草堂手植萬竿日吟嘯其中故號竹里塾師岳咸唐爲作師竹堂記先生自書堂歸口誦是記竹里公擊節歎賞曰小子他日取號此先生敬諾以白其師師笑曰爾翁與此君莫逆欲子師之甚善子而師父有說乎先生對曰周公不云乎文王我師也師大驚異語竹里公

相與痛飲竹下極懽乃罷 按先生師竹堂記跋稱  
師作記時予甫舞象之齒云云

丙午嘉靖二十五年

時年十六歲先生補博士弟子員 按是年中州督  
學爲朱東源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

時年十七歲

戊申嘉靖二十七年

時年十八歲按先生高淑人行狀稱予未冠食餼多  
虛譽先生補廩當在是時

己酉嘉靖二十八年

時年十九歲九月羅山孟淑人來歸淑人爲袁太恭  
人親姪先生亡女墓表云女母孟氏行九其母與予  
母皆竹塢公女

庚戌嘉靖二十九年

時年二十歲九月長女生九日孟淑人以血疾卒  
外家信讒所以窘辱者萬狀先生過慟致病又念母  
以慈愛被窘私仰天垂淚曰娶妻爲養父母顧貽父  
母憂何用妻爲遂不復言娶先生亡女墓表稱孟氏  
讀書曉大義賢而孝語具予所撰狀中今按先生本

集無淑人行狀

辛亥嘉靖三十年

時年二十一歲

壬子嘉靖三十一年

時年二十二歲先生父竹里公爲忌者所中語具談錄追傳陳獄失世秩居黃嶺與名士結社督先生兄弟讀甚厲是時先生猶從岳咸唐受學

癸丑嘉靖三十二年

時年二十三歲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

時年二十四歲四月高淑人來歸先是孟淑人卒先生久未娶父母以宗祧爲言強之聞高氏女貧而賢遂委禽焉淑人生嘉靖丙申少先生五歲夔州知府鑑女孫迓女迓鑑第八子鑑以廉吏終家無餘貲淑人長未適人或詢之迓曰此女有貴徵吾夢先府君戒勿輕適以是待之耳旣竹里爲先生請婚迓曰願一見王生因與所善者託他故訪先生歸謂妻蔡碩人曰得佳婿矣按碩人故縣令蔡文女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

時年二十五歲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

時年二十六歲是時臨汾亢思謙督學中州試士無當意者獨先生與何洛文為所推重

丁巳嘉靖三十六年

時年二十七歲

戊午嘉靖三十七年

時年二十八歲八月舉鄉試中式第  名座主朱鎮山

己未嘉靖三十八年

時年二十九歲計偕赴都寓愍忠寺同寓者為真陽

庚申嘉靖三十九年

陳思俞不第歸五月十四日先生父竹里公捐館舍時年三十歲居父憂葬父城東六里先生有庚申先塋除夕詩蓋廬墓時作也

辛酉嘉靖四十年

時年三十一歲居父憂四月雨中作橫山烈婦傳先是己未在都聞陳思俞言烈婦事至是恍惚若有觀者矍然憶前事乃記之王鳳洲畢從周亟贊其有關風教惜此傳真陽縣志失載續修者當補入

壬戌嘉靖四十一年

年譜  
時年三十二歲服闋赴都仍寓愍忠寺再試春闈不第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

時年三十三歲按先生送閔山人南還序稱癸亥游金陵寓僧舍與新安汪子吳子鄭子畢子邂逅訂交汪吳尤善畫品雅稱精鑒予頗竊一二云云

甲子嘉靖四十三年

時年三十四歲子延世是年八月二十九日生十一日王母耿太恭人卒先生承重如先竹里將軍

乙丑嘉靖四十四年

時年三十五歲居王母憂李本寧計偕過信陽造廬相訪先生以竹里公寃久未白奉母袁太恭人命哭告於墓盡屏楮頴書籍一意辯理訟牘自題辯寃私錄有陳情令伯不逢明聖之朝贖父緹縈况是閨幃之質云云閱者咸爲感動先生投牒兩臺屬知州潘德元憲副楊準覆勘寃盡白

丙寅嘉靖四十五年

時年三十六歲居王母憂仍理訟牘

丁卯明穆宗隆慶元年

時年三十七歲是年春先生以辯理父寃赴都寓愍

忠寺時王世貞世懋兄弟亦以訟父寃寓弘法禪寺  
先生往造語合遂成知己已上父寃狀下大司馬覆  
訊得雪而武選郎某顧謂荆襄進秩非邊功欲止復  
故干夫長先生涕泣力爭累日不能得則投淚抗言  
某鄉貢士也即不第詎以州縣吏易一兜鍪耶所重  
祖宗世襲故以死守之言已復泣淚簌簌濕地又走  
白他曹郎他曹郎從與遂得復竹里公如故爵子延  
世甫三歲全給優俸

戊辰隆慶二年

時年三十八歲再試春官不第先是先生理訟牘私

矢之神曰事幸白而復進取者鬼神殛之是年例應  
計偕先生以誓白太恭人太恭人曰是固然也凡進  
取者躁而弗止則咎爾能持是念進取何傷且爾雪  
父寃可謂孝矣吾十四爲汝家婦無論艱難拮据人  
所不堪所以教汝兄弟者良苦今老矣不得一封典  
於汝安乎試以此告神當不以汝爲渝盟也先生唯  
唯北上仍寓愍忠寺報罷歸

己巳隆慶三年

時年三十九歲汝甯太守史惺堂檄學官查核先生  
素行擬薦於朝先生一再懇辭史延先生主講天中

書院

庚午隆慶四年

時年四十歲是年冬計偕赴都仍寓愍忠寺先生祭畏菴上人文稱昔先將軍伏闕時王上人蘭若嗣是不肖每集公車五王上人云云

辛未隆慶五年

時年四十一歲舉會試第<sub>一</sub>名進士王考張居正呂調陽房考趙澱陽試題首藝生財有大道一節次藝先進於禮樂一章三藝有安社稷臣者三節榜首張陽和廷對時先生自念此人臣對君之始詎可作

諧媚語爲自媒計因盛稱人主節儉之美且言房縮入相則汾陽減聲樂京兆去騶從以諷執政不憚下其等幾殿三甲時諸少宰大綬與讀卷官親語其故俄改翰林院庶吉士六月奉旨讀中秘書七月女適周之楨九月迎母袁太恭人至京邸女從焉是年次子延申生

壬申隆慶六年

時年四十二歲先生居翰林時呂文簡爲諸吉士師督課甚峻獨推重先生時時謂諸吉士曰汝南生忠孝人事事可法不獨文藝絕人而已諸吉士或以事

毆詈吏部掾掾走訴之部時楊襄毅爲太宰意諸吉士心悔之聞之怒甚往白江陵江陵亦大怒手札下館師欲分別議調黜館師馬文端立諸吉士於廷訛事所由起諸吉士競自別白不知狀先生獨前奮曰以吉士而毆詈部掾安所坐罪今直以三十三人名上聽處分耳不則獨坐某勿以累諸生何乃紛紛自白徒爲詞林垢辱爲馬公意頓解謂子言良是事上江陵公意亦解竟無所誰何

癸酉明神宗萬曆元年

時年四十三歲正月母思歸女從南還夏解館授翰

林檢討以上即位覃恩進父竹里公廣威將軍母袁封恭人

甲戌萬曆二年

時年四十四歲正月七日適周氏女卒於家四月奉詔册封韓藩先生遊華山記謂甲戌四月于役平涼古朝那地而同中則漢唐戎馬之區也是時關中飢聞韓藩宗尉索糧數窘使車意頗憚之惟以王母之占蓮峰之願毅然遂行按王母云云先生幼時多病筮易林所得之句七月使竣便歸省親以母左手足忽患痿痺不欲赴都



乙亥萬曆三年

時年四十五歲二月母袁太恭人強先生赴都先生奉母北上仍舊職

丙子萬曆四年

時年四十六歲補纂修按萬曆起居注萬曆四年六月十八日奏修明會典請以何洛文王祖嫡充纂修

丁丑萬曆五年

時年四十七歲三月分典南宮得人稱最如所取諸海曙孫瑋凌登瀛陸可教等皆負儁才有聞於時四月母袁太恭人思歸歸三月病甚家信至先生倉皇

請急抵家母病良已

戊寅萬曆六年

時年四十八歲奉母家居

己卯萬曆七年

時年四十九歲十月請告期滿而纂修督趣甚急先生苦不欲行母袁太恭人親爲治裝先生不得已又奉母北上

庚辰萬曆八年

時年五十歲三月母袁太恭人歸里至是板輿已六往返矣

辛巳萬曆九年

時年五十一歲五月奉詔管理文官誥勅子延世承襲祖職以省試第二牒送遼東

壬午萬曆十年

時年五十二歲八月皇第一子生例詞臣報慶先生念母甚以情懇執政得奉詔赴淮益二府是時子延世自遼左歸十月同延世抵家十日而之豫章著報慶紀行一卷

癸未萬曆十一年

時年五十三歲二月報慶事竣歸里三月十八日子

延世以遼左出塞斬虜首功晉指揮使任事先生有晉秩告墓文八月母病十一月具疏乞休使未發而母於是月二十九日卒壽七十有八先生奉耐於竹里公兆建堂廬居墓側世俗喪葬非禮每發引先期輒車馬盈門冠裳滿座張伎奏樂無殊慶筵甚至扶杖者輟哭泣之聲飛觥者恣酣歌之興先生與闔州士夫辭奠書痛斥其非俗爲一變

甲申萬曆十二年

時年五十四歲居母憂廬墓側先是先生專使懇王世貞爲竹里公作傳世貞弟世懋附以讚語茲又專

使以狀懇王元馭作恭人傳鳳洲覆書亦謂元馭宗伯方一切謝絕而於公所懇則似有許色僕當時時爲從史之必不誤大事於其時云云今兩傳邑志失載只登王將軍一讚又誤爲世貞作此次續修當補正也 按元馭名錫爵別號荆石太倉人壬戌進士及第第二人官至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

乙酉萬曆十三年

時年五十五歲仍居母憂

丙戌萬曆十四年

時年五十六歲二月服闋先生有禫服祭母文先生

以母棄養絕無捧檄意具疏乞休凡三上政府咸爲尼不以達趣就職

丁亥萬曆十五年

時年五十七歲三月復賫前乞休疏懇之政府不許益督趣之王荆石相開諭尤至先生不獲已又以革除疏事未上爲大憾事遂於七月與妻高淑人膏車北上時子延世爲嵩守備先生取道洛陽遊嵩山盡覽太室少室少林諸勝各有記九月抵都十月遷國子司業

戊子萬曆十六年

時年五十八歲二月上革除附錄疏得旨許重錄景  
皇帝事而建文事姑止蓋終以事關成祖云先是先  
生入讀中秘見國史舛駁如建文之革除景泰之附  
錄大典攸關亟當及時釐正懷之十年辛巳四月白  
之江陵止不令上壬午九月白之蒲州又止之李本  
寧以爲文章莫大乎是鳳洲亦曰卽建文光復不易  
然終是萬古不可磨滅之論其傾倒可謂至矣三月  
子延世遷京營佐擊四月陞司經局洗馬兼纂修玉  
牒九月十日駕閱壽宮先生扈從賜大紅雲雁羅衣  
一襲子延世守安定門亦賜大紅素羅衣一襲時人

榮之次子延申於是年補郡諸生來京省視  
已丑萬曆十七年

時年五十九歲三月分典南宮五月上旱亢陳言疏  
內有建儲及申救錢若賡李材事尤激切九月典試  
武闈甫竣事而妻高淑人卒京寓先是四月淑人思  
歸以病未果迨先生出闈逝已三日先生悲惋甚歸  
志益決十月遷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遣二  
子延世延申扶淑人旅櫬先歸又旬月先生得請南  
還除夕至沙河感懷詩有牛衣共泣人何在獨坐傷  
心淚暗彈句 按沙河縣名在直隸境是年著家庭

庸言二卷

庚寅萬曆十八年

時年六十歲元日臨洛道中有詩云煖逐征輪淑氣  
新寒雌處處可憐春青來驛舍山迎客綠發河橋柳  
媚人三徑關心懷栗里五雲回首戀楓宸白頭東觀  
成何事未老應慚蚤乞身正月十二日抵家厝淑人  
於先塋時信陽竒旱而蕪黃郢鄖荒尤甚老幼男女  
纍纍來就食者相屬於道先生既私賑之又即豐泰  
庵朝陽庵作義會爲里人倡有義會記 按臨洛鎮  
在直隸永年縣西

辛卯萬曆十九年

時年六十一歲高淑人久未克葬何子啟圖爲擇地  
先生謝之以詩有旅櫬經年厝淺沙迷途勞示指南  
車旬先生既居林下凡維風正俗之事靡不爲里人  
倡而瘞骸賑飢尤孜孜不倦惟是幼遭家難嘔心積  
勞耳患虛鳴脾胃尤弱比來益與藥物親日噉粥竟  
一器此外輔以少茶邑境有山曰龍華上有蘭若願  
幽淨先生藉爲憩息地日與老衲趺坐話無生先生  
與李本寧書有明公視此境能令復上長安道之語  
而鳳洲答先生書亦謂龍華山寺便是老丈異時白

年譜  
業堂亦號綠野鍍金佛作旃檀觀亦得作丹霞燒亦  
得按龍華山在城南七十里志稱龍爬山他書稱龍  
爪山今鐵路沿站所載名勝又稱龍跑山名益欠雅  
不若龍華較佳由城至龍華必經大王冲俗以明末  
土寇有稱大王者爲言茲檢先生本集有過大王冲  
詩注云此地多虎故名是又可破俗說荒謬之甚者  
矣

壬辰萬曆二十年

時年六十二歲五月聞王世貞訃遣子延世往弔十  
月二十一日卒先生精通內典比屬續脩然不異平

日是時趙志皋入內閣方謀起用聞先生訃甚惋惜  
之按王氏宗譜載先生壽六十二卒於萬曆辛卯按  
先生生嘉靖辛卯距萬曆辛卯纔六十一耳既稱六  
十二歲其爲萬曆壬辰無疑行狀云年僅六十亦偶  
失檢耳又王世貞本傳稱二十一年卒先生誄鳳洲  
文有五月聞訃語是鳳洲卒在先生前參以陳登雲  
二十一年五月祭先生文年月干支既鑄之石似先  
生卒在二十一年五月前略無遺誤或世貞本傳誤  
二十爲二十一與當再考訂  
前室孟淑人繼室高淑人子二長延世字思延一號

喬峰京營左叅崇禎改元晉階二品封鎮國將軍娶  
徐氏次延申字瞻虛貢生娶何氏高淑人出女一孟  
淑人出適周之楨庶出子一延祐字思篤庠生邑志  
誤祐爲祐辛巳寇變罵賊不屈死

著師竹堂集三十七卷家庭庸言二卷空華錄書疏  
叢抄惟師竹堂尙有刻本家庭庸言一書見之淡生  
堂餘苑書目

王師竹先生年譜附錄

邑後學劉海涵編輯

明故右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師竹王公祖嫡行  
狀

陸可教

公諱祖嫡字胤昌別號師竹其先德州人也有諱汝錫者  
高皇帝開國有功授大寧中衛百戶復從文皇帝靖難戰  
死白溝河改授其子悅河南信陽衛正千戶悅生端從大  
司馬王恕平荆襄寇有獲雋功進世爵指揮僉事端生瑀  
瑀生詔是爲竹里公竹里公文武有大略負氣自喜不肯  
屈下文吏兩臺使者率才公有事輒委用而迄坐是取忌

附錄  
嫉用他註誤具獄奪世爵悒悒以卒娶袁氏明達有志操  
後以公及子延世貴竹里公進昭勇將軍袁累進封淑人  
是爲公父母以嘉靖辛卯之五月生公於衛署左右彷彿  
聞異香咸嘆詫之公生而警絕不類凡兒三歲病疹愈在  
省竹里公於獄吏抱從竇入公大詈而啼聲聞州治守異  
之躬往撫摩俾啟鑰以入且慰竹里公曰有子如此復何  
慮稍長日誦數千言父師課以對句咸脫口破的嘗從竹  
里公游震雷山試令賦詩有絲管隨春棹鶯花入古山之  
句竹里公大喜與客續成之比長治經義蔚然有聲試輒  
屈其儕輩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前後督學使者臺使者每

見公文咸歎爲國器二十八舉於鄉明年竹里公卒公匍  
匍治喪哀毀逾禮已再試春官不第於是袁淑人悉哀集  
竹里公前後訟牘而泣曰嗟乎先將軍銜不白之冤畢世  
矣憶將軍在時嘗謂若吾祖父血肉糜草野以獲有世爵  
而絕於予乎我失之若能復之吾死瞑矣今將軍歿垂十  
年矣日月不居且奈何公伏地大慟曰微母言某何敢忘  
某所以遲遲至今意有待耳遂悉屏去鉛槧事且誓於神  
曰父冤白而復希進取者有如日遂走闕下上書言先臣  
指揮某冤事下大司馬覆訊卒得雪而武選郎顧謂以荆  
襄進秩非邊功欲止復故千夫長公涕泣力爭累日不能



附錄  
得則拔淚抗言某鄉貢士也即不第詎以州縣吏易一堯  
鏊耶所重祖宗世爵故以死守之耳言已復泣淚簌簌濕  
地又走白他曹郎他曹郎從臾遂得復竹里公如故爵延  
世甫四歲得以孫世襲云已復屈試期公以前誓了無治  
裝意袁淑人諭之不得則撫膺大慟曰而不記而母完而  
父通餉四壁已罄則出嫁時襦市酒食哭拜族人求助乎  
而令不沾一命耶公伏地謝不敢乃再應春官試以隆慶  
辛未舉進士當廷對時自念此人臣對君之始詎可作諧  
媚語爲自媒計因盛稱人主節儉之美且言房縮入相則  
汾陽減聲樂京兆去騶從以諷執政執政不憚下其等幾

殿三甲時諸少宰大綬與讀卷親語其故俄改翰林院庶  
吉士呂文簡爲諸吉士師督課甚峻顧獨雅重公時時謂  
諸吉士汝南生忠孝人事事可法不特文藝絕人而已居  
久之諸吉士或以細故毆詈吏部掾掾走訴之部時楊襄  
毅以舊德爲太宰意諸吉士心侮之聞之怒甚走白故相  
江陵公江陵公亦大怒手札下館師欲分別議調黜館師  
馬文端立諸吉士於廷訊事所由起諸吉士競自別白不  
知狀公獨前奮言以吉士而毆詈部掾安所坐罪今直以  
三十三人名上聽處分耳不則獨坐某勿以累諸生何乃  
紛紛自白徒爲詞林垢辱爲馬公意頓解徐拱手謂子言

良是吾所不及事上江陵公意亦解竟無所誰何癸酉解館授翰林院檢討以上即位覃恩進竹里公廣威將軍袁淑人封恭人而公是時已浩然有歸志矣明年奉詔册封韓藩以袁淑人歸使竣事又明年以袁淑人趨復命遂奉以北是年與修會典丁丑分典南宮試甫竣事而袁淑人歸亡何公亦歸家居且三年以纂修之役復奉袁淑人以北明年詔管理文官誥勅是歲延世始襲世職以試異等牒送遼東而公與袁淑人喜可知也明年壬午皇上第一子生奉詔誥慶淮益二府而淑人卒奉耐於竹里公兆尋建堂廬居其側服闋遂具疏乞休於政府四先生咸力尼

毋上且各以書趣就職而荆石王先生開論尤懇雖可教亦數移書勸駕不得則謂公之初誓爲先將軍寃耳先帝已白將軍寃主上又以延世遼左功晉世爵指揮使國恩謂何而迄無一事以報耶抑風木之悲自人子言耳試以先將軍悒鬱以卒之心及袁淑人板輿六在返之心思之似姑俛勉一出於義爲允耳復以革除舊疏爲勸革除疏者言建文君及景皇帝寶錄事公初入史館時私念國朝史事之闕無大於此因其疏請及時釐正而江陵公力尼之公快意而止然終未嘗一日去心也於是公悟復趣駕以北俄遷國子司業遂以前疏上得旨許重錄景皇帝事

而建文君事姑止毋議蓋終以事關成祖云明年遷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修撰纂修玉牒九月駕閱壽宮賜四品大紅羅衣一襲時延世亦遷神機十營佐擊同受賜觀者榮之明年復分典南宮試九月典武試甫竣事而淑人卒公悲惋頗甚因復具疏乞歸自是移疾不復出矣先是有所因寺僧某者亦信陽人所居頗幽勝公暇往過之力以寺碑爲請公訊寺所由則慈寧宮香火別院也因盛稱京師佛寺繁麗鈴鐸相聞古所未有皆民脂膏之所自出微以示諷然亦漫以塞僧意不知其聞內也忽一日中貴人以內賜至驚視則寶鏤文綺佛像珍藥充斥庭中且言聖母

見文甚喜謂塗膏斃血語人無敢及且文內洞悉西來大意故有是賜公愕不敢辭越數日賜復如之益以諸珍饌公益駭愕亟謂可教茲事不當聞上耶然懼非聖母意且奈何可教言茲事外廷所創見盍言之政府公亟走白政府政府四先生亦相顧嘆咤稱儒林盛事云至是先命延世奉高淑人喪歸內復賜銀幣併諸御藥而以珍饌賜公者再會荆石王先生訪公榻前再白前事因且言不可復留意先生言吾儕實重公去顧以此求去意良是然雅尙如公亦何嫌必不得已有移疾耳月餘遷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又旬日始得請歸歸歲餘而趙先生入內

閣方與諸公謀起公而公歿矣壽僅六十

祭王師竹文

何洛文

古謂九原可作吾誰與歸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某等於先生感慟慷慨寧異斯懷寥廓縣寓律臣軌者不期忠乎先生載筆禁林儼直董狐如請復革除補修實錄累朝蘊菟一旦吐正文武典試彬彬得賢論者孰不嘉其忠程子道者不期孝乎先生明發孺慕顯親揚名泣血叩闔墜緒克振抗疏陳情表旌先節論者孰不崇其孝仁人者民之譽先生賑貧恤孤扶顛瘞暴施舍周賚困貫累虛神宇橋道修剏殆遍僉曰非仁人而胡能惻隱若是義士者行之標

先生見善嚮赴睹慝力泮公議可倡氣獨挺勁急難無佐力不退旋僉曰非義士而胡能倜儻若是乃其宇度謹冲神情曠達憂時籌世雅負才猷厲志禔躬罔慚衾影學臻闡奧文侈國華兼車充棟刃迎峽倒揮塵從容霏霏傾聽隱囊紗帽坐談如神此又先生之國士無雙風流獨擅者也蓋先生涵川嶽之精稟岐穎之質究聖賢之旨負豪傑之概故其登金馬上玉堂若神仙中人海內仰望如鳳凰之翔千仞應龍之起九霄以爲位不躋公輔壽不匹喬松不止也胡爲一疾溘焉羽化使人疑造物之難憑謂仁者不必壽耶自先生之逝也朝宇驚而悼縉紳婉而嗟四遠

傳而疑父老士庶家慟而人悲都輦遐陬深山窮谷之人  
往往奔走絡繹而來哭相弔矧如某等世世道家道義骨  
肉追想生平惆悵永隔雖心欲灰而淚若注奚能抒痛楚  
之萬一哉茲者丹旆載揚玄宮往即天地晦翳風雨淒其  
薄酬一奠莫寫千結神乎洋洋當諒直言不文而深衷無  
盡也

萬曆二十一年歲次癸巳五月甲寅朔越十有三日

丙寅巡按河南監察御史陳登雲謹以香楮庶羞  
之儀致祭于明右春坊右庶子師竹王先生之墓

曰

嗟嗟丈夫意氣每重同聲芝蘭臭味豈比周之私情追思  
戊子雷火示異應詔上書紛紛連袂予憤戚晚包藏禍心  
乞從廷議正位儲宮封事一投自分萬死詎意聖慈且闕  
且擲先生慨然發之傳記頌聖上之仁明小臣之志當是  
時也先生不識予而識予之丹衷予亦不識先生而識先  
生之高誼比予外艱匍歸田里幸朝廷之有公雖山林而  
足矣敢謂我去而公復告旋又敢謂我來而公遂不起哉  
執紼無緣佳城已合痛芳魂之不贖憶音容而如昨束芻  
載幣聊以表衷曲之葵對日臨風自不覺肝腸之割嗚呼  
公昔在朝志存紀綱建景失號惓惓抗章舉朝大典補缺

為臧廟略宏深尙未見之行事金滕不朽實有待而斯彰  
鍾期往矣伯牙猶琴何知音之不負我而我之負知音西  
寇甫寧東夷未擒册立無期杞憂方深則先生之不及見  
而予之徒為日夜腐心若夫先生嘉祉桂子彬彬文謨武  
略為時名臣恩光累疊旂鼎常新此又予之慶先生者未  
艾而先生之齋志亦登嗚呼九原如在併此通忱尙饗

雲字從龍別號南濱順德府唐山縣人萬曆丙子丁丑聯捷進士先生素不識登雲見其祈天永命疏嗟嗟歎賞謂隆萬以來奏章第一

胤昌贊

王世貞

大史瑚璉姿葆真產光相與余一談藝瀟灑神俱王傾蓋

豈必深慨焉成辯謗蘊結叔度流縱橫西京上疏草就磨滅苦心將誰向

王師竹先生像贊

傅淑訓

先生之德粹乎琮璜先生之容藹矣春陽仕宦而躡金階玉堂之步讀書而抽西崑東壁之藏有光於前則將軍之武庫有裕於後則家學之青箱善乎先生之自道也曰勉強為善者焚香告天之趙曰辛苦積書者三槐手植之王雖自以為生平之碌碌而適以彰公度之汪汪也耶

答王太史胤昌

王穉登

恭承嘉問不逮千里音旨粲美風義休明而又陸離其辭

經緯相錯掩非馬之雄藻薄談天之閎辨使夫讀之者魄  
悸而不能舒目眩而不得下斯亦奇麗無雙踔躡橫絕者  
矣遡風流想慕義無窮幣交之辱曷云能報載覽別撰益  
復淵源雖管窺未竟而染鼎可識其咎徐太守書攻刺山  
人之醜可謂犁然當心快不容口凡僕平生所爲憤懣不  
平蘊結而未宣者門下若借之頰頰而代之毫楮乎夫丘  
壑之謂何而羶行以相襲此雲霞所以蒙垢芝桂因之厚  
顏者哉甚者罵座以爲豪舉使氣以當俠節輿臺所養橫  
若穎川賤門僮父狂如正平布刀泉貨市於攫而不顧請  
謁納交播於乞而靡恥上之人瞽如也往往施以式廬之

敬假以虛左之罷由是城社之穴莫可熏室狐鼠之毒何  
所不蔓延乎若而人大者藁街小者城旦尙不勝其辟况  
可鶴其軒而猴其冠乎至於僕之不忘汝南公也不過聊  
以申腹痛之約抒心喪之疚非有角哀捐生之誼嬰白存  
孤之烈門下不弁髦之可耳乃附麗其事比麗於沈先生  
之狗司馬者而兩高之是則星之昭昭奚待月之黶黶哉  
卽其揆詞淋浪吐思悽咽亦足效包胥之哭繼羊曇之慟  
薄蝕雲虹貫日入昴昔人所以干象緯而感風雷者茲其  
流亞與而以僕爲庶幾也者殆猶射干而類芷乎僕細人  
也家代受賈爰及諸父始稍受儒僕童而嗜古其半縻於

公車之文棄之不早年垂四十然後畢志丘墳沉精載籍  
雖復焚燒腹腸翦刻肝脾求一言之綦組冀半語之葳蕤  
涸然罄然如井泥之不食而且諛墓以餽其口媚竈以飽  
其孥舌嘲乎張儀頭誚乎子羽並其謀於野者罔非勞薪  
之爨乎又悉飢以狗人疇俾洛陽之紙不賤長門之金不  
尠鮮哉門下謬欲莊左之顏謝之僕則何敢毋亦重累史  
氏受嗜痴之譏遭逐臭之姍耳僕聞之騶虞不履生朱草  
不再苗汝南雖稱名都多奇彥魁壘然未歷百年前有何  
仲默後有王先生其人者吾懼其實琛竭而山川草木不  
盡槁乎門下策名清朝通籍秘省給蘭臺之札紬石室之

藏泄中壘之妙蘊續子長之鴻纂羽翼十經鼓吹百氏使  
夫曹王卻步鄒枚卷舌曾仲默之足云僕也請將取彼鄴  
籤私諸蔡帳矣門下其努力無讓

又

太恭人之喪弔客車馬不減劇孟乃獨少王生一束生芻  
老憊可知也紀行佳撰行者許以糝糠當前頃者長牋豐  
幣儼然及門感史公之倦勲不敢自匿小巫之技廁氏告  
成乞損數編遺我即半偻荒菴無忝少文之室矣暑氣鬱  
勃門下苦廬清勝隧柏半枯知偉元淚如雪哉一詩一葛  
以爲北堂几筵藉門下請作楚聲三踊而歌之如和白楊



蕭蕭耳

又

別久意足下已入銅龍署乃尙未起家先王之禮不可過也太史公有餘哀矣把讀二記文采若朝霞網緼五色平泉輞川之勝公家遂兼有之宜其依依蕙帳乎僕今歲之夏幾不免於朝露三旬不哺九旬不沐雞皮鶴骨老態百出安得有長安之夢乎足下不欲遠志我何所得此小草之言一詩奉贈疥及林泉思公子兮未敢言腰間鵲印已纍纍耶江東雖小亦堪建旗鼓安得從天而下乎

與王胤昌

王世貞

下走負跡弛之性乏鄉曲之譽既不能曲意以事諸言路貴人又不能蚤自引退以來茲憎口執政見憐不視其服俾存一線需次鄉井爲願滿矣爲分足矣海內士大夫卽不以媚白簡而無下石則有之未有能見惜者也卽見惜者有之未有能排狂瀾樹赤幟爲下走一鳴不平者也毋論他人不能卽下走亦不能也何者搏飯旣窺明潔非易與嫂並處表介實難且令下之士嘵嘵自洗人不寘之不聽則以爲不自量作復出地而已誠不意廊廟之上持天下萬世是非之柄如執事而爲我致辨也執事之文天下萬世誦之執事所持是非之柄天下萬世信之凡下走

附錄  
二  
所欲言者執事已言之而又何足寘筆舌也雖然執事知  
己也知己而不爲盡誰當盡者且事本末易明也下走硜  
硜一介之操亦未易述也當嚴氏炙手時其意以爲僕足  
者蓋數近而數遠之終不能羅我而會故人楊仲芳當論  
報密使人告急且有托孤之語是時家君方擲躅邊寄念  
欲顯救之則不敢陰爲之則不能而座主王太常稱嚴氏  
客亟往與謀因爲隱以諷之而不見聽尋仲芳受禍之次  
日隻雞斗酒飲泣致奠稍損素裝津遣孱弱嚴氏後微聞  
之意不樂然僅令全曹勿與司鐸而已至大計吏尙未議  
逐也又二年而先君以疆場之議見讒又二年而先以疆

場之事見禍此爲下走激也者抑非激也則下走尙不能  
稱人何論一官哉奉諱之際搏踊絕食自分必死偶不死  
耳歸侍老母撫弱弟以處苦塊至於禫服不茹葷不入內  
不踰喪幕此鄉黨三尺童子所知者當是時自謂戴盆何  
以望天故雖公除之後葛巾布袍茸履陶器自弔喪問疾  
之外不敢預一切慶賀禮不敢領公府尺帛不敢與宴會  
何況音樂晨起輒讀佛書以果歸因用空滅現稍足自支  
至於養生之書亦絕不置覽明非本趣也磊塊之極不能  
不付之酒取其沈愔毋所知覺而已款宵牛飲當自有人  
第非下走耳下走之廢棄者十年然國家之所僇辱嚴氏

既稍足當而先君用伏闕之章見雪復還故官得從改葬  
奈何責下走以讐國也下走固不敢爲矯矯焉自弱冠登  
朝絕不覩狎邪面家守先訓大小千指無一曉音律者年  
近三十無子先君爲置二媵連舉二子其媵一死一存存  
亦且老矣唯生平好諸書名畫古墳典之類卽廢箸鬻衣  
有所不顧近置一圃頗有泉石臺榭花竹之類足以區遣  
餘日即使其人舉以督過下走不能從也夫人各行見而  
已其所以毛摘下走則非其責下走以出處則何敢盡廢  
下走豈嚇腐鼠戀戀一官者在時所以不能堅鑿坯之節  
有二其一天子雪先君而後用下走且一時公卿故人所

從與誼不敢已諾而自遂其二則欲有所效於先君未已  
也然令下走服官僕僕刀筆於朝事民瘼小見寸補則猶  
可勉而就寢食不然而令之佩玉衣錦夷猶夏旃之表鳴  
騶坐輿偃蹇吏民之上人雖不言能不內愧於志乎虞仲  
翔有云死以青蠅爲弔客卽一人知我者不恨今有執事  
一人在夫復何言自今而往已矣靡所不杜口矣舍弟行  
聊此附聞并往拙刻請正緣方刪易未爲成書秋未當別  
上一部也清朝簪筆映照遠邇加餐自愛倘因北風復惠  
德音

又

附錄  
丁丑夏拜公手教及所爲僕辨誣書至秋中而家弟有齋  
捧役謹附報啟一通并拙集上之歸詰所往則云公賜沐  
歸信陽矣其書與集留之趙定宇太史竟不知其爲浮沉  
否也貞不能自固匹夫之節強出供人齒牙需次里居一  
丘一壑遊戲子墨之林足以老矣無端爲尺一所驅懇辭  
之疏至公車而被阻方在躑躅間二白簡復見齧矣雖慈  
母如公能無三至之疑乎第貞所愧跡者一出所愧心者  
園池飲食圖籍之類耳此外不敢有毫髮負橫山烈婦錄  
始得見全文公一片惻怛慷慨心乃爾第令僕視此婦卻  
不免汗顏也學圃葦蘇舊得鈔本於確山令頗有魚豕之

誤今刻本甚佳且有玄晏之序紙爲貴矣梅竹二古蹟清  
絕楚楚九友齋增歲寒之益休汝諸客得毋少寂寥乎有  
梅谷一卷吾吳前輩名筆也不足以酌來雅聊見縞素之  
重耳見諭得拙集若是近歲增校者不敢再上有新刻二  
種附覽辱委喬峰亭記欲留去五日而授之渠不能待當  
更覓便專納也木天之地待公氣色太夫人不可以板輿  
侍乎幸疾其驅以慰物情不一

又

貞業以擲身方外七尺團焦作夜郎王國青雲故人不能  
在臆獨我公大雅醉心之久間一二怵怵憧憧而里人金

附錄  
生歸稱與公比隣得數奉教云公且用使事於春仲渡江  
訪仙跡因而過我無何曾將軍至其言亦合審爾則雲窩  
蒼苔甘心叟長者轍矣老僧縱得半月忙無不可將軍鬢  
髮渥顏猶能開五石弧雖舌底蓮花縱橫而語及經世鼻  
息咈然不能無動意第才大非世人所能用也僕生平不  
曉談兵雕蟲之技乃是多生業障填人齒牙未滿今方掩  
耳之不暇而將軍必欲飾蛾眉於渾混使之倚門可笑亦  
可畏也將軍誠感公重公高誼薄雲天厚德聞宇宙幸解  
我二人縛放之清涼豈不快哉時事轉眼倏忽萬變不知  
者以爲變知者以爲常耳計當不滿大知識一笑也獻歲

加餐自愛

又

貞自鑿坏來弇山片石久不沾異人跡而明公儼然臨之  
音徽恬雅清暢真秋月春風草木所被藹然生色惜廻風  
雲旗言別恍惚不能稍留日夕耳得教知以水滸改陸車  
馬風塵不無跋履之苦抵家侍太夫人寢膳當自調適第  
時事頗佳不宜濡滯命駕以渴館閣諸公之臆損貺諸刺  
具諭大雅文字故不凡獨未拜二姑山記梓耳如貞嚮草  
喬峯亭記瑯鏤鎖屑久而更愧之何足廁公亭壁別紙見  
諭捧誦不勝酸鼻以公風木之思若彼肺腑之愛若此即

貞雖不文敢不勉強握觚翰以從事第入春夏善病病得  
之思慮多擬於來歲初一日焚筆研殘冬先謝竿尺若公  
具行實以秋冬間附來當一一如命慎勿顛介布幣也會  
將軍能不出否出必無爲倒屣者且或有意外幸止之秋  
風漸涼爲道自愛

又

屈指與公把袂時恰周歲矣臘盡而使者果至以手教大  
幣介令先公之狀來何孝誠篤懇若是也司馬子長於李  
將軍蓋慨然深悲其不遇矣故於所著傳描寫委曲殆盡  
千載之下猶使立髮酸鼻僕之托契門下寧後少卿先明

威之視李將軍竒數則過之矣雖李將軍有陰禍而先明  
威世世有陰德宜其子孫之顯阨相遼迥也鄙文不能子  
長萬一公試讀之或亦能令逝者不骨耳弟自別公即善  
病病至八月而解委頓一榻栩栩然如蝴蝶今則頑健勝  
故矣獨苦身意俱不能淨筆研之役僕僕無追時不獲已  
誓之佛前新歲從斷絕耳鄧先生大乘法器也公所贈詩  
相結爲世外緣固善第東方曼倩陸沉金馬耶僕於和韻  
非所能辱見命不敢不勉爲之殊愧形穢又憶得昨有諸  
子篇併書一扇頭附覽區區此念欲於名根力鏟削然一  
札二百言終始不離名如何如何不備猶龍公一諾也復

陶拜嘉幣儀卻納并有經剝土布之類附遠意照入不次

又

兩月來見邸報有居憂信竊意已之朝矣而今乃未之朝也則日侍太夫人湯藥躬含斂附於棺者勿之有悔焉矣公真孝子哉僕負公國士之知於先將軍有通家子弟誼竊欲持三寸管而效不朽之微勞於竹素顧其辭曼弱不成語方且愧之而使以手教至過相挹謝若真可相藉而重者是益僕愧也區區之視太夫人與先將軍等豈敢獨有所靳公之不忍破僕戒也則鮑子矣元馭宗伯方一切謝絕而於公所懇則似有許色僕當時時爲從與之必不

至誤大事於其時竊亦欲托片言於祭酒之末而今則未能也向廟訪舊猥及不肖蕭艾之微豈敢與國香並席以故力辭而守此丘壑然實不負庚辰初念耳乃公以先公未究之典爲言則無所逃罪第所以爲地下痛心者區區忠勲爲權臣所抑屈向既白之幸而獲雪則亦可以藉手地下矣僕髮且種種苟得所謂未究之典而亟歸則是一出微恩也出而所可建白者爲何恩益深顏益覲位益高譴益重將何以藉手先師也旦夕惟有轉徙深僻蔬食水飲爲容棺之墟以待耳近來料理拙文數年來所塗抹不下於舊大概綺語障深不忍付之秦火無以應命先師

附錄  
傳板在荆老處以模糊惟雲間新刻完好而案頭適已盡  
卻後可覓寄也大貺祇領薄奠附之來使殊爲不虔伏冀  
情亮

又

七月初有信至張助甫中丞因附咫尺之書侑以不腆不  
知無浮沉否遠辱使將手教兩紙中具塵冕之抱與棲岩  
壑之致令人爽然讀二記毋論其文辭鉅麗而已乃其感  
慨蓄育陶洗超脫而又不爲弔詭此藝林之根柢物好之  
針砭也所示館閣諸公借老丈爲儀羽移書促道有司勸  
駕而公益堅考槃遠追誓墓今世路清夷賢者彙進必使

巢由奮庸固似違性若夔龍在野恐有任其責者公似未  
得高枕而卧也聞木天之地不無吁咈君子爲敵隱憂未  
淺以公長者稍爲調停之亦可龍蛇卷舒故易耳僕因師  
期轉賒汨沒七載茫未覩效爾始邁一異人所傳殊爲易  
簡卽此法治耳疾神於社公之酒多矣不敢自私聊以奉  
薦無礙上人從管登之結夏天池未久往之南海欲追裝  
師故事僕謂達摩既東來二祖不西往且入番之路蜀與  
涼而已海多暹羅古城殊杳然此師良爲失計取其一  
念而已登之跡遠公之西方而心子牟之魏闕公之不來  
是也隨其心淨佛土淨如何所教證種種何必染削經行



然後稱芘蒨哉畫十六應真并古銅缶陶盃皆清閼閣中  
品但僕一褐隨身虛長者之惠如何所謂有此異物必擇  
異人歸之可也秋深珍重珍重

又

昨公以出處深致見詢切謂公考槃之操甚堅乘軒之願  
甚薄而於大誼未盡當且今台垣三大老視公輩行不爲  
前坊館諸賢則瞠乎後矣而鼎貴至紆金紫下者亦銀緋  
卽公出而以一青衫立龍尾侍臣之末卽不出而使鉅材  
宿學高節正議之士卧箕而洗頰恐俱非夔龍之席之所  
安也今得教果然矣車旣脂矣馬亦秣矣苟公以經世之

蓄應世何官不可居以出世之學應世何官爲我累滿盈  
之戒是猶楚公學問猶未是西竺古先生學問承念及先  
君子葬祭其疏自兩臺使而成之宗伯但宗伯許爲移銓  
曹議贈有成言矣而忽中變疑亦貴鄉一二老阻之顧聖  
主之恩不爲薄矣長夏有事先隴少露寵光便於旁鑿一  
容棺之穴下見逝者不至大媿足矣公拳拳見詢喻君乃  
楚之常德人其傳甚的而證甚奇第令真氣一至自然爲  
我周流如輪王七寶若後所云云未敢信也渠曾云有病  
耳者久自獲聰公能誓不傳人後當密以相告亦不必問  
此君也北上之序俟小閒具草今則未暇也富貴兩字中

人如膏盲愚侮人若牽傀儡何至今日公始恨之惜之乎  
強食自愛餘不悉

又

每從邸報問吾丈除目不得不知文星之尙在角亢也使  
者冒毒暑水陸二千里至則其一病矣俾就賜便湯藥已  
而出櫝則大誨與諸刻種種具列令人心目一醒前後三  
記博雅絕倫老丈之愛石雖與李贊皇牛奇章同而所以  
用其愛者異彼特以疆有力致之耳石如有靈其沾沾於  
老丈當不啻勝二公也缺陷說勘破物理三列傳尤見高  
誼以老丈所不足者豈僕一卮語而見需若此年來甚苦

雕蟲之技受役於人刺促無休息時第義不容已不免拈  
筆數百言既成而讀之都不知作何狀今錄稿上如不以  
覆瓿者當盡烏絲於蠶紙書小行致之燕邸也張陽和太  
史一入鳳池便優轉鑿坡不俟秩滿必以此例待老丈此  
語度不滿高明一噉然亦恒人之情耳僕受常德喻布衣  
訣誓不妄傳人昨祇爲家弟病佛前識罪書與之仍勒彼  
無泄今爲吾丈不免又破戒矣萬勿輕泄爲僕下地獄種  
也至祝至祝兩芝杯拜貺與三兒遞酌薊門蕙苴酒便是  
覩芝宇不一

又

獻歲以來屢從邸報知門下超佐成均峻長坊局兼清武  
黃儒者之榮甚矣要之鳳凰池汪濊恩波終不足以溷箕  
穎一派清冷也貞自昨冬叨玷除目上書乞骸骨未蒙見  
亮當時朝野知故咸謂先君子拜地下之錫非常若更偃  
蹇朝命以自爲名非臣子之道黽勉一出悔吝百緒加以  
餓莩蒿目隱憂刺衷病弟尙在邁軸殘荆宛轉床第寢食  
之間無一是處以故於天上故人非不欲通咫尺之間而  
慚阻次且忽忽更若遺忘乃更承不鄙惠以德音中間字  
字肺腑言言金石貞何人斯而敢當此嚮誦大疏草於鄙  
心甚合遲之十餘年而後得上既上而所亟行者景廟實

錄而已建文之光復誠不易然終是萬古不可磨滅之論  
是疏也始基之矣故當有知音者張陽和宮諭未論出世  
與否要是大經世人曇首衰門之嗟威明絕鏑之痛豈惟  
一家一人之私也門下謂其啜粥少而肌漸削未幾物故  
乃云近所感恙亦畧似之以爲憂此君骨聳而太枯神短  
而多役是以不免門下氣清質厚心坦思裕故是句曲華  
山中人也何憂之有向所傳喻君法雖於聞根未必效要  
足小康或公行之未合作耳二室諸記詩便是山史董狐  
從姑附庸既蒙胙土少室從盟復得狎主何幸如之僕老  
來始獲一寓目三山二水小有題咏惜其晚合所謂不及

檀郎年少時也非久當遂初服併以請教不一

又

世貞方請告杜門與客茅生者談茅生故嘗習老丈僕謂當今冲雅如黃叔度退讓如羊鉅平淵博如杜征南文采如陸平原者老丈一人而已茅生爲客嗟歎賞久之蓋質明而老丈之平頭以書至矣契合一何神也老丈書凡二通申契濶則悵河山之隔愴然不能奮飛叙雅寄則動箕穎之思快然若披雲霧至於遣悼亡弟載讀些言使人一字一淚也腸寸寸折矣亡弟器業粗就名聞粗章有佳子姪粗繼誠如老丈所稱但天地間無故失一善人捨此衰

劣垂盡之兄而去之令存者何以度日區區違心而出尤悔萬狀且日受筆研債不休生趣盡矣以故懇上疏乞休第不知廊廟諸君子肯憐而放之否老丈書謂比來益與藥物親日噉粥僅一器此外輔以少茶果頗與張宮諭相類貞於三月前已得諭竊謂不過偶然食飲小失宜爾且老丈精神淵著何物宮諭可比今得教尙未平而詢之來人語亦如之不免懸注大概藥物攻治太峻則益侵脾過補則愈妨食噉唯在去思去煩去憂去■而已黃蘗趙州俱有對症藥要在自得之龍華山寺便是老丈異時白業堂亦號綠野鍍金佛作旃檀觀亦得作丹霞燒亦得知美

醜惟心則去捨無戀矣太華山賦瑰麗之極豈貞言嶽所能唐突去人急不及題後俟有北役便馳上或更當在先也今歲龍蛇殆甚此間陰司馬卒魏公卒蜀中張司馬卒蓋皆小於貞一兩年不特亡弟有閔希顏者頃刻坐脫羅近溪者談笑而去則皆老宿也然迸於一時可歎可歎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薄意將侑不一

與王胤昌

王世懋

頃辱木天貴人紆道見訪適當病夫乞骸之日僅僅榻前數語私心恨恨迄今恨之家兄亦具言門下靜退之懷令人慨息竊計病夫之得請未必爲門下所棄也茲辱千里

損書擊節三歎若有味乎其言之者明公澄懷觀道吐辭流響特假病夫以摠其逸耳然世懋何人而敢當明公傾注如此君子之道或出或處舉朝夔龍得一士點綴林間固無不可然必盡退而後可誰與人主共理天下哉丈夫行事不必盡同要在各有所爲而終無所戀王摩詰云曾是巢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卓哉斯人可與言道彼西崑東林之徒未達斯旨也人病在是已而非人又或因人而失已邇者羣龍登召世懋未嘗不欣然而拜送退而偃卧於澹園亦不自知爲隱者流也敢以此廣高賢之懷不審謂何如累辱雅贖田間無以爲報聊

寫扇頭近作酌萬一倉卒不次

又

來諭謂出處俱在心無所繫此固是聖賢喫緊第一義然此言徹上徹下尙得與人遮蓋僕更有一言不論出處孰是孰非全在所以出處有真是真非耳士大夫有志用世卽不能如古大臣行義達道亦須作于肅愍劉忠宣事業庶幾食祿無愧若逡巡取厚祿高官恬不知止而牽引巖穴之士相與獎進使之失守此亡異東吳富家辭宦路辛勤日取歌兒舞女爲樂悻悻自謂得策反獻笑於奔走任事之臣也僕今已嗒焉無意當世第日憂享受太豐辜負

歸志內顧澹之一字名在實馳此之不暇而當事諸君子曰相推轂使之坐不帖席卽數爲請告如文融選君者尙爲人言動搖有如公曷以堅志爲道義之愛者蓋指不二屈矣三復名言良用自壯讀尊公老先生狀具徵家乘之實家兄已如教作傳不佞勉讚數語塞白而已公月奉且九年奈何不小須進館撰而後去此雖非道義所關然實近人情處恐尊疏不得行也偶抱微疴率爾裁謝不旣

又

前覩驛書得節使憂制之報知太夫人捐館舍矣未嘗不爲門下助悲也用途阻修無繇一致生芻之敬日夕歉然

茲乃辱使者千里儼然而至屬不佞齒疾正劇就牀披函  
叩首誦之悲喜慚汗五內并發至讀太夫人狀則益浸滯  
淚下明公孝思橫溢辭表太夫人足不朽矣又寧席蛙黽  
爲重耶欲留使者以片言少抒鄙思而齒疾彌深遂忍楚  
口授史書以復惟尊諒之金剛經是破相第一宗旨功德  
最重故前賢往往寫誦爲親資冥福不獨蘇端明也在唐  
時諸賢臣論事多直引金剛經語舊唐書歷歷載之豈直  
謂崇異端爲賢者諱乎明公但自覺此心爲何而發此身  
自何而生於理所必有情所必到處一勘較間自信不暇  
何暇覓李延壽爲慧業文人印證經云一合相者此相已

非常相但不可說只是空諸所有而已明公謂貴離不貴  
合固然究竟來離亦不可執著何者從合乃有離無合耶  
無離離且不可說况可說合乎管見如斯未審大智識謂  
何痛甚不能畢其說所有辨香束帛敬附使致上几筵不  
備

又

不佞之獲交於明公政二十年矣中間辱枉顧山園者一  
而不佞身不涉汝洛之間千里外遣信亡慮數四而不佞  
又不能顯一介之答自明公讀禮以至援琴凡世所重生  
芻之敬勸駕之使都不一盡非人哉不佞之事明公也乃

附錄  
明公使者又踵而至矣不佞自謝病掩關來厭倦世禮僅能爲應而不能爲因既乃筋力罄於七閩痼疾發於白下二豎侵尋一切罷遣并向所謂應者力且不瞻讀教知還朝在邇雖心竊爲世道慶而疏節汗顏病益增發明公既荆名園羅奇石意誠不能無戀戀痼夫聞而豔之亦願有述卽亡奈禁思斷飲已三月矣昨蒙聖恩予二親祭葬業已上疏請急借此便可養痾終老天上故人勉事聖君臨風悵然

瑞雲亭爲王胤昌賦

內鄉李蔭合

城隅小結瑞雲亭前有芳池翳綠萍奇石總堪稱窈窕飛

橋真足俯清泠見賢樓迥宜支枕疊玉軒開可勒銘聞道聖明深眷注未容此地學沉冥

讀王太史紀行作古詩四首

匡廬信幽勝東林開遠公攜酒三笑堂月上香爐峯危坐試心石仰眎合抱松五老如見招四仙疑可逢虎溪自清淺寶樹何籠葱授偈向比丘令人慕高蹤

古匡廬山

茲方何亢噎夙昔稱仙都周迴僅數里奇蹟固有餘始遊從姑山繼之以麻姑何以寶光閣佳勝將蓬壺高高蓮花峯乃色滿簪裾叢篁護幽洞媿人此藏書石床可棲息凌空見樓居爰步升天橋雙童薦清醑長嘯入窅冥方平爾



其徒

右兩姑山

稅駕及西湖雅抱祛塵俗肩輿行六橋岳侯有祠屋酌酒  
向墓前殘碑未忍讀小飲湖心亭羣山削寒玉仰眎飛來  
峯雪徑不可躅煮茗愛冷泉聊以媚幽獨南屏秀色聳雙  
井涵深綠樂哉三百遊畢興於三竺

右西湖

初飯海雲堂遂詣吸江亭處士不可作空存瘞鶴銘詰旦  
遊金山金山何青青化城堪攬勝玉鑑應棲靈振衣妙高  
臺江天晝冥冥乃取第一泉貯以如意瓶飄然駕舟去題  
詩留翠屏

右金焦

曉行湖上寄王胤昌太史

凌晨驅馬寒颼颼蒼茫日出湖水頭湖上風來綠波漲中  
有好鳥鳴芳洲我行湖上意自好塵上胸襟靜於掃濯纓  
不必向滄浪便欲浮槎此中老咄咄於世寡所營折腰強  
項勞其形未應大隱居塵市試向金門問歲星

信陽王子祖嫡過訪王子能文章談詩而不飲酒

王世貞

汝穎足名士燕趙饒悲歌此地忽遇爾不醉當如何君白  
銀不律我但金叵羅笑謂千秋業所得仲孰多流徵雜清  
商大陸揚素波明年一匹練倘訪青山蘿

送王太史胤昌册封關內便道省壽太夫人

玉節新從北極開彩衣仍出上方裁猶龍紫氣將西度如  
帶黃河自北來嶽色晝晴迴菡萏珂聲春曉散蓬萊稱觴  
不貰夷門酒分得君王露一杯

補遺

李恭人墓誌銘

見南陽縣志

王母李碩人之卒也其子衛使南田君以書若狀來徵余  
文志不朽余先世故以軍功起家於申至余始棄去劍  
術習博士家言及釋褐成進士而余子仍習其先人業申  
距宛不三百里而遙於王得稱通家云乃爲誌曰碩人李  
氏李之先以功授武略將軍世守禦鄧鄧宛西屬邑也碩

人生婉順貞淑少勤女紅習內則女誡諸書寡言笑跬步  
不苟及笄歸於王爲西園公婦姑李氏性嚴急碩人莊視  
之織紵饗殮諸女役必親爲獻旦晚時其居起姑竟爲解  
顏無間然西園公能其官一切督餉捕盜訓士所至有聲  
無內顧憂碩人力居多焉亡何西園公捐館舍碩人躡踊  
哀號幾不欲生而撫其孤稱未亡人者垂三十年拮据旦  
暮如一日也初與其叔母同居叔母輒虐視之碩人不爲  
意恭遜任睦逾常時其叔母尋亦安之南田君甫壯繼其  
父官碩人召而規之曰汝幸成立有世祿勿負朝廷意無  
瀆其家聲爲先世羞也於是南田君奉母教斤斤守官以

清白稱久之南田君握衛篆碩人意不懌曰此怨藪汝即斤斤守務儉且勤且慎以免囹罪於人人猶將介冑汝純綉汝無自見賢否而彼眈眈視者寧甘心已乎南田君益奉其母教專衛政者凡數年衛士無不人人悅也監司使者數獎薦之將以不次用而碩人孫且長而賢南田君遂致其政以歸碩人怡怡然曰是吾願也汝庶幾無藪怨無隕其家聲吾老矣旦夕掃除禮佛中夜高枕安卧汝得稱養志者不猶賢於冠而磬折人前耶南田君弟葦田碩人鍾愛之顧時時約束以禮居恒課其孫女孝經女訓書速老無倦容南田君居官貧然所以羞甘旨鮮髓於碩人者

無不備即不備無苛責性泊如也碩人素強無疾一日集其子若孫以後事付謂南田君曰爾武弁爾廉勿厚葬諸珍器泉帛勿用資速朽耳兄弟彬彬友愛無替也孫壯有室矣勉旃求忠於孝是責在汝未幾遂寢疾不起云碩人生正德己亥閏四月十四日卒萬歷甲申十月初二日享年七十子二長即南田君之秉次葦田之奇孫男一循孫女二曾孫二長永長次永齡以是年十二月十八日與西園公合葬於城西三里祖塋之次銘曰  
婦順而賢相其夫無愆母貞而堅相其子有年孫枝綿綿日得全於天女柏之卷然女宮之穹然爲王母之阡

附錄  
朝陽菴碑記

見原碑

州城東多蔬圃隍隄之左有隙地幽而弗闔塏而弗燥震雷羣峯蜿蜒而北畦田遠近煙樹空濛日初出如翠黛捧金鉦赫弈射日有遊僧跏坐曰是宜建蘭若而茂草積礫亡除芟者無碍禪師河東人勤苦精進大衆欽仰住伏牛最久嘗感初祖異徵飛錫到申乃於斯地創菴曰朝陽歸者雲集余每訪之緇流大小戒律甚嚴善男子善女人流涕合掌不啻舍衛城中也余同年友管登之棄嶺南僉憲歸吳一意內典囑天池僧持書托余請師主其寺師以病足辭余爲敦勸者累日始肯南去凡年餘力求歸登之暨

耆宿檀越送者數千人揮涕而別有贈者一錢不受也師於豬塘村有菴曰海會其在天池恐二菴僧聚散不常而旁居狡黠虛惕恐徒衆庵因以廢乃屬登之記海會余記朝陽刻石眎來者登之精竺乾又以吾儒之說發之其文行遠無疑余於二者茫乎未窺也則以所嘗聞於師者語大衆梁武事佛餓死遂爲千古闢佛口實不知達磨已言之矣有漏之因全無功德諸善知識爲師建此庵定不觀果報耶一作是念去圓本旨不知幾億由旬汝不見日乎光明洞徹亡微不燭雲霾陰晦日之本體猶是也汝但空諸所有明心見性無上菩提何假辭說此朝陽命名義也

若以庵必待文不毀毋論劫灰之語人人知之恐非師意也師揮麈首肯王子不讀佛書亦有一二暗合者遂刻石寘庵中俾官斯地者知師苦行維持修葺之而住斯地者初日中日後日不閒焚修雖非師意實大衆意云大明萬曆十六年歲次己丑冬十二月

談錄序

見原書

不肖家世武弁不知詩書至先君竹里公始好文墨購求圖史甚於飲食茅屋數間種竹養鶴孜孜矻矻不殊寒士吾申文士藏書之富未之能過也每賓客盛集雅歌投壺怡怡終日酒酣慷慨議論生風滿座傾聽花月佳晨風雨

清夜擁爐把酒必呼不肖兄弟以身所經歷見聞者語之又嘗著爲談錄數十卷不減虞初諾皋人爭賞之不肖臯惡深重延我先考號天叫地無所逮及粉身碎骨不足報罔極之恩所以戀戀人世不即殞滅者徒以竹里君遭人誣擠人生辛苦無不備試顏摧髮變產竭力窮明白之寃竟未一雪悠悠泉壤齎恨以終祖母耿七旬有四風燭未定興念及此五內且崩亦安能執志徇情碌碌而沒也哀痛甫定南北奔馳日理訟牘談錄遂散失十不存一偶於暴書之日翻得數十則悲感流涕字爲沾濕謹與裔弟揮淚筆之藏之家廟使後世子孫知祖考契濶艱難如此雖

歷世久遠而展卷之餘如在膝下庶幾惕然悽然以永孝思於無窮云嘉靖己未秋不肖男祖嫡謹書

重修雞鳴寺記

予嬉戲時數從竹里先君至黃山嶺其下蓋有雞鳴寺云爲予高祖伯和公建公宣德六年由大寧中衛調信陽野多荒田官墾子孫聚嶺下以耕爲業公雅信佛於嶺北建寺曰北寺嶺南建寺曰南寺北即雞鳴相去五里許風清夜靜鈴鐸相聞公杖策設會飯僧歲以爲常公歿僧稍稍散去嘉靖乙亥有司毀境內佛像雞鳴像皆石製作精妙倉皇掩土中時見光怪後禁弛啟雖完好已失羅漢三尊

柏堂盧氏幼秉衣緇禮真公大覺爲師住雞鳴二十年戒律精苦嘗遊都下五台峨嵋錢塘匡廬諸勝□□□□□□□□□□又於大石門東靜室棲息每閉戶輒三月餘予數訪語舊爲之悽然蓋先君已於己未捐館矣柏堂歛歔曰吾住雞鳴二十年公相待如一日吾去雞鳴又二十年舊蹟不可追憶即忘尊公獨奈何不念首丘誼耶於是虔叩佛天傾其所積散之匠役遠近聞柏堂復來雞鳴翕然樂施殿舊在小山下西澗移之□□□□□□□□□□已而果堂復故處爲殿三間石佛一尊增泥像二補羅漢三兩壁塑諸天緣覺聖像殿前舊有古樹三又參差不齊則又伐其

附錄  
一始亭亭若二峯對峙然殿後山崖崩壞砌以磚石□□  
□□□□□□□□□□爲方丈三間折而西爲精舍三間  
屈曲相通稍東爲長廊三間又稍南爲僧房數餘間□□  
□□□□□□望龍華震雷諸峯如百步內起甲子九月竣  
今四月而鐘鼓樓伽藍殿方謀經營舊□□□□□日真  
如云嗚呼伯和至今百四十年餘矣寺之廢興已若此况  
其大者乎先君釋兵家居□□□□□□草屋數椽僧又  
鄙俗不堪先君每過必太息不忍去豈非思祖宗創業之  
勞感物理盛衰之運乎寺今稱勝栢堂復來先君遂歿而  
子嬉戲之童髮將種種沒無成也悲哉悲哉惟忠惟孝可

以永世作是記勒之石匪直紀栢堂之功且示王氏子孫  
來遊者以固永思之意也

補尺牘

謝益王啟

遠渡盱水幸接睿顏念皇華之勞錫清燕之暇百戲具陳  
信宿靡倦賜觀雅樂指示元聲在齊之聞鈞天之奏曠世  
相感矣猥辱佳貺敬控鄙忱仰荷曲體下誠悉歸內帑茲  
抵金谿復承瑤翰發陳思之高詠揮汝陽之草書寧直藝  
苑奇珍允爲傳家至寶謹再拜而什襲之其文房清玩藥  
籠良劑不敢過爲矯飾再陳辭瀆至於花爵路費萬不敢

附錄  
當昔陸生使南越橐金而還議者兩誚殿下樂善秉禮今  
昔鮮儻何論炎微君長卽不佞奉命敢爲一介行李累哉  
謹九頓附使璧謝希鑒涵焉

附益王答箋

天使遠臨幸駐皇華之節親藩快覩勉爲信宿之留顧  
竣事而旦卽膏車當戒行而禮宜餽贐乃勵方廉之操  
不染纖塵肯循交際之常悉歸完璧知冰蘖允稱玉堂  
之選而風猷愈增上國之光謹當承順乎初心詎敢再  
瀆乎行旆原儀旣卻永盈外庫如數檢收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北宋本新序十卷

余於乾隆乙卯閏月借顧澗蕢傳錄何校宋本新序臨寫  
一過知宋本實有佳處義門所校得其真矣繼於四月十  
四日書船友鄭輔義攜一宋本來留閱信宿校首冊三卷  
開卷第二行有曾鞏地與姓名一行何校本未及增又未  
知何所校之宋本云何也何校原本在顧澗蕢堂兄抱冲  
處係陽山顧大有所藏顧之前藏於憩橋巷李氏余所見  
宋本第一卷未有東澗跋何校未之及知非一本每葉幾  
行每行幾字彼此相類而所校又與刻本間有殊異未知  
何故余愛之甚惜需直八十金故以樣本還之不及窺厥  
全豹大爲恨事自後書友來必曰此書爲物主攜往他處



將不久留於江南境矣蓋如其直得之乎余遂究其所從來云是太倉王氏物渠與畢秋帆制府相友善宋刻善本亦嘗歸之故本地不售將往楚中求售如售去家中宋本皆盡往矣余豔其宋本之多屬書友更攜他書借閱書友允吾請至冬果以北宋小字本列子來需直六十金余喜異書之沓至後更勝於前不復計錢物之多寡以白鏹八十餘金并得之是時余方承被火災後爲治家計最急省他費購書室人交徧謫我亦置若罔聞而已今屆移家月餘諸事稍定倩工裝池分爲五冊書中有板刻朱印溫公訓子語一紙爲信陽王氏四部堂識足見藏書家珍重之

意因裱託置諸卷端俾垂永久裝畢追述得書顛末並著宋本或有異同校者不無訛誤是在目見而又心細方盡諸書之能事爾時嘉慶元年六月望日書於王洗馬巷新居之小千頃堂棘人黃丕烈識

按四部堂亂  
昌藏書處也



